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 第二回 道義交挑丹充馬寶 裕豐莊拆色掉龍洋

卻說唐金鑒接著書包一看，為什麼大喊不好，原來這唐金鑒的行醫，專靠的一部《醫宗金鑒》，平時出門都是寸步不離的。這番臨走的時候，和那轎班上拌了幾句嘴，有些張惶了，便把往年帶進場裡的書包，錯拿了出來。冷竹江站在旁邊一瞧，問道：「老世伯，怎樣？」唐金鑒搖首道：「並不怎樣，只是書包錯了，這個包裡，原是一些《四書味根錄》和那《文科觸機》等類的書，雖然和醫道有些相通的地方，究竟總隔膜著一層。我另外有個書包，是我們祖太爺留傳下來的一部《醫宗金鑒》。

聽說還是宋版初印，所以異常的珍重。我的先父在日，曾經用過一番苦工夫，手錄著許多的經驗良方，用硃筆恭楷，補在上面。就是令郎的這個病症，也有個對症良方。於今年老健忘，一時卻想他不出，還須貴價去一遭兒才妥呢。」冷竹江連忙吩咐家丁，取了那個書包來。唐金鑒查了一刻，果然查出一個藥方來，即便照本宣揚，用恭楷謄了一張。謄到著末的幾個字，忽然把腳一踉，說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，我真的老胡塗了。」說著另換了一張白紙，重新謄起。冷竹江側著眼睛望去，和第一次開的藥單，並沒有什麼兩樣，只有藥引上寫的萬寶靈丹第一次寫的是方字少一點的小萬字，第二次寫的是正楷，不由得撲嗤一笑道：「老世伯，這萬字小寫有什麼大出入呢？」唐金鑒把臉一沉，放下筆來，咳了好一陣的嗽，喘得上氣接不住下氣。這裡冷竹江將藥單一拿，早吩咐家丁去贖藥了。唐金鑒氣得白眉倒豎，枯眼雙睜，向冷竹江大聲說道：「老世姪，你知道「惟口啟羞」一句的古書麼？當初令尊大人和我同窗的時候，沒一天不拿這句話兒朝思暮想，才免得流落下去，做了下流種子。

現今令尊大人去了世，我的年紀也老了，算來這世界，也是你們的世界了。但是老夫為著世交上面，顧不得你們怪我，我還要囉叨幾句。老世姪你既是讀書人，難道《論語》上的「執事敬」三個字都忘記了麼？不說是我們這班人，就是宋朝第一個理學朱紫陽先生，也說過寫字要端莊，不然，便非居敬之道。

你看我多寫幾個字，只當我是多事，你可知道星星之火，能燒萬里長城，一件事不謹慎，件件事都做不好麼？不講別樣，單講令尊大人，那年殿試的一節，本來擬定了是個狀元，為何狀元卻被人家奪去呢？仔細想來，也不過一時大意，把那策上的「當涂典午」的一句話，寫做「當涂典牛」。湊巧那年的大總裁，門庭微賤，他封翁是個牛經紀出身，只當這句話是有意嘲笑他，就把這本卷子打到歸班的進士裡面去了。你想這寫字是輕易錯得的麼？況且我的祖父，兩代都是杭州城裡有名的孝廉。我雖然頭髮白了，明年科場還不免進去走走。好歹我進學的那年，是報的八十七歲，明年便是九十歲了，照著國家的定例，也好博一個恩榜回家，榮宗耀祖，才不孤負我讀了一輩子書的辛苦呢。」說罷氣昂昂的向那炕上一躺。冷竹江怕他有些尷尬，不敢做聲。廚房裡早把酒席備齊，便請唐金鑒到中廳，用個酒肴。唐金鑒起身告辭，冷竹江趕到賬房裡，拿到五塊洋錢，封了一個席敬，另外又賞了一塊洋錢的轎班，恭恭敬敬的送在唐金鑒手裡。唐金鑒用手一捏，笑逐顏開的說道：「我與令尊係道義之交，這錢財本是公共之物，何用這般的客氣。」

話雖這般說，那隻手早已縮到袖口裡，捏緊了拳頭，道了一聲奉擾，走出頭門。正要跨上轎板，忽然記起一事，道：「我說我是老胡塗了，連贖來的藥，都沒查點呢？」趑轉腳步，到中廳坐下。冷竹江趕緊把那藥捧上。唐金鑒看那藥包上的招牌，是個慶餘堂，便道：「老世姪，你們紳衿人家，只顧招牌的好看，全不講究這藥中的道理。慶餘堂雖說是遠近馳名的藥店，但是今不比往，用的一班新同事，都是些獐頭鼠腦，點起藥來，件件大意得很，非多即少，實在是靠不住的。倒不如我那小親家開的同仁堂，雖然門面不及他家的闊綽，卻反精細了好幾倍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打開藥包，逐件挑剔，大聲罵道：「混帳混帳，這慶餘堂兄真正是豈有此理，連萬寶靈丹都沒有了麼？」

冷竹江近前一望，果然藥方上批了自備兩個字。唐金鑒接著講道：「萬寶靈丹，是藥方上第一位要藥，少了這個，如何使得？慶餘堂尚且沒有，其餘城裡城外的大小藥店，就是同仁堂，一定也沒有的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冷竹江為著兒子的病，聽他這般一說，自然是十分著急，立請唐金鑒設法。唐金鑒沉吟了許久，忽然跳起來說道：「人到年紀老，便不中用了，前番我查藥庫，還查得半小瓶呢，這原是一家先父親手製配的。配這藥的時候，是京城裡一位老翰林，在四川做官，和家先父至好，送來的一錢真馬寶，足足的值一千多兩銀子。家先父把這馬寶，供在至聖先師的面前，供了七七四十九天，虔心禱告，另外加上些珍珠、琥珀之類，配成了三錢五分，裝成兩小瓶，醫治了十多個人，都是藥到病除的。偏偏令郎今天的病症，又要用這個靈丹，偏偏我又忘記了，你道胡塗不胡塗？」冷竹江聽他說得十分鄭重，便求他回去取來，唐金鑒道：「論起理來，我與令尊既係道義之交，便應送上兩分才好，但是古人說過的，君子周急不濟富，這一瓶靈丹，也不過值得一百多兩銀子，照府上現在的光景，雖然不比從前，也還算省城裡數一數二的富戶，犯不著破費老夫。老夫的棺材本全靠半瓶靈丹上面，也沒有從井救人的道理。老世姪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冷竹江不等他話講完，耐不住他的酸氣，連忙答應道：「世伯怎樣吩咐怎樣好，不管一百二百銀子，小姪準數送來便了。」唐金鑒道：「既是老世姪這般爽快，本來要一百八十兩才到本，看著通家分上，作二百塊洋錢好麼？」冷竹江走到賬房，支出二百塊洋錢，吩咐家丁跟著送去。送到醫室，唐金鑒掏出一塊洋錢，著他孫子兌了十角零三十個錢，數了三十個錢賞家丁，轎班上開銷了四角，其餘六角，便向布袋裡一兜。走到內室裡，查點藥瓶，無奈藥瓶都是空的，只有一瓶紅靈丹，是前兩天在他小親家裡討的。倒出一看，嫌他顏色太紅，拖開抽屜，想找些白顏色的藥料，配在裡面。眼光不好，抽屜不知是哪日開的堆了一攤白雞糞，乾在裡邊。便把它用玻璃瓶向棹上揉碎，剛要攪入紅靈丹，哪知道紅靈丹的藥性甚烈，竄入鼻孔，登時打了三五個噴嚏，將紅靈丹打得滿案，急得渾身冷汗。用雞毛慢慢地掃起，湊和了一半，足足裝成半小瓶，交那家丁去了。到了明日，外面碰碰撞撞的不住的打門。唐金鑒正在牀上，數那二百塊整封的洋錢，嚇了一驚。莫非冷家小孩子變卦麼？叫他孫子快些出去，把門抵祝他孫子睡得兩眼朦朧的，聽不十分清楚，只當是叫他開門，便趿著拖鞋，披著衣裳，把門開了，也不問那打門人的道理，趑到牀上，依舊的躺了。這裡打門的人，攆了進來，一直到了唐金鑒的臥室，把唐金鑒嚇得慌了，兩手抓著洋錢向被窩裡亂藏；搖著頭說道：「不好不好，我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。」連衣倒下，裝做呻吟不絕的樣子。來人見得奇怪，便喊道：「唐先生，你為什麼了，我家少爺正要請你復診呢。」唐金鑒聽什麼少爺要復診，心上一穩，知道大事無妨，止住了哼聲，問你們是冷府的麼？少爺服下藥去怎樣？來人道：「病是退去了，只是精神還不十分復原。」唐金鑒聽得這句話，好比窮秀才得了個開科發甲的好夢一般，從被窩裡一躍而起，喊他孫子起去沖茶。他孫子睡還沒醒。當是祖太爺要撒，忙把一個馬桶，送到牀前。

唐金鑒罵道：「胡塗王八羔子，這般的懵懂。我說你不是我養的，真是一點兒不錯呢。」說得把來人都引動了撲嗤的一笑，祖太爺如何養起孫子來呢？唐金鑒自知失言，紅著臉罵一聲走開。他孫子才拔起腳步走了。唐金鑒定睛一看，知道來人便是昨日的門丁，問道：「你家老爺起來麼？」家丁道：「我家老爺和太太，昨天一夜都沒有睡，整整陪了俺少爺一夜，俺少爺服下藥後，覺得那靈丹的氣味，有些骯髒，胸部裡作惡了好幾陣。

到了三更多天，斗然嘔吐大作，吐出來的東西，又酸又辣，怪觸人的頭腦。一吐之後，俺少爺倒清鬆了許多，出了一身透汗，心也安了，胸部裡也寬了。所以我家老爺，特地把自己的官轎，來接先生，請先生即便起身，省得我家老爺等得心焦。」唐金鑒收起了整封的洋錢，另外掏了三塊，帶在身邊，進到冷府，診了脈，開了個清補的藥方。冷竹江問道：「世伯的萬寶靈丹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只是裡面紅的很像紅靈丹，白的很像金雞納，這就奇怪了。」唐金鑒道：「老世姪休得多疑，配這靈丹，曾經對天發咒，神明都知道的，明明是馬寶，什麼金雞納呢。況且湯頭歌訣，我也算讀得熟了，只有雞脫皮，是入藥的，並沒有什麼金雞納。」冷竹江畢竟也是個讀書人，有些書氣，偏喜歡和人辯駁，一個字都要咬出汁漿來。當下接著唐金鑒這一說，便要顯出自己的文明來，答道：「世伯看的是中國藥書，這金雞納並不是動物，原是從植物裡煉出來的。」說著穿衣袋裡掏出一瓶來，給唐金鑒看。唐金鑒見

是上海華英大藥房制的，便道：「這個藥房的名字，便不通，那會有什麼好藥！中國書上只有英華兩字，是常用的，怎樣顛倒轉來叫做華英呢？」冷竹江忍不住笑聲，答道：「這華字是指中華大國，那英字是指英吉利國，先華後英，和那文法上，卻沒什麼關係。」唐金鑿皺眉道：「英吉利三個字的國名，從沒有見過經傳，一定是個外洋的國名了。既然如此，老世姪，我還有一言奉勸，從古以來，只有用夏變夷的，沒有用夷變夏的道理。這華英大藥房的藥，倘然是中華出的，可以治病，若是英吉利出的，就怕不妥。所以《春秋》上面，沒一處不嚴那夷夏之防呀。我與令尊係道義之交，才肯說到這裡呢。」冷竹江怕他惱羞成怒，便收住話頭，封了席敬，送他出門。唐金鑿用手一捏，臉色鬥變，怪他少了轎班的一塊賞錢。仔細一想，這轎子原係冷府自備的，怪不得他，才把臉色轉了過來，掏出三塊洋錢，向桌上一放。冷竹江道：「這裡家人等小姪自己賞罷，世伯不必客氣。」唐金鑿道：「不是呢，這是昨天二百塊裡面的呀！我拿到大街上裕豐錢莊上兌的，據莊上的伙計說，洋錢不好，所以交還了老世姪，還望老世姪吩咐賬房，以後遇著不好的洋錢，不准亂攙，免得壞了書香門第的聲名。」冷竹江答應了一聲是，告知賬房，賬房裡接著洋錢一敲，說這三塊都是好的為甚要換？況且洋錢上的印，也不是我家的，這就奇怪了。冷竹江仔細一看，卻是三塊龍洋，明白唐金鑿的用意。龍洋的市價，只換得九百七十文，比起英洋來，欠少了二十文，這位老世伯，難道是養在銅盆裡的麼？連這區區六十文銅錢，也值得撒個謊？虧他和我談起開口也是道義之交，閉口也是道義之交，只准用夏變夷，不准用夷變夏，為什麼用起洋錢來，卻變成了一個反比例呢？想到這裡，不免落下淚來，替中國讀書人傷心一番。還是那同事做事爽快，換了三塊英洋，送與唐先生道：「老先生，洋錢上是有印的呀？」唐金鑿也不覺得這話的輕重，接著去了。過了幾天，冷鏡微身體痊癒了，家丁拿進了一張名片，送與冷鏡微。冷竹江瞧見名片上的字，就有些不願意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